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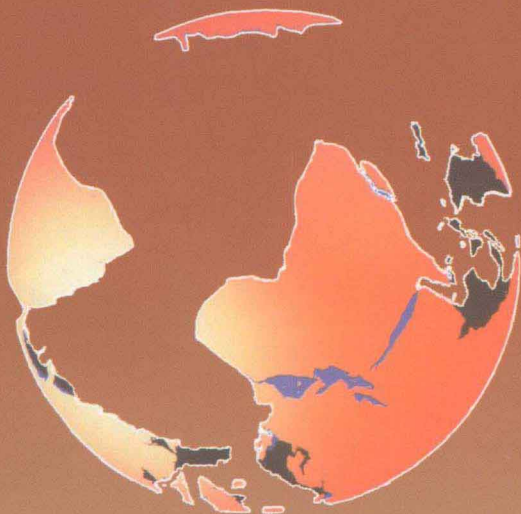
ZHONGGUO GUOJI GUANXI XUEHUI BOSHI LUNTAN XILIE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借鉴与创新

2011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借鉴与创新

——2011 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借鉴与创新——2011年博士论坛 /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院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012-4261-0

I. ①中… II. ①中…②复…③外…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6457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借鉴与创新
——2011年博士论坛**

Zhongguo Guoji Guanxi Lilun De Jianshe: Jiejian Yu Chuangxin—2011Nian Boshi Luntan

作 者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编
外交学院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wap1934.com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
720 × 1020毫米 1/16 18 印张
290千字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261-0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马国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刘建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萧翔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孙豫宁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杨紫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陈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
林永亮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厚虎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屈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顾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高汝仕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董彦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程诚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评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蔚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仇华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石源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叶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刘鸣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李滨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张贵洪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胡令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
郭定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潘忠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学习与创新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

今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六届博士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我谨代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向复旦大学表示衷心感谢，向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表示衷心感谢，向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参加组织会议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也向参会的专家教授和博士生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是最早建立国际政治专业的学校之一，是国际关系教育和研究的重镇。自改革开放以来，复旦大学以开放的思想、系统的教育对国际关系的学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际关系人才，既有活跃在外交领域的实践者，也有耕耘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学者。所以，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国际关系专业博士论坛，有着特殊的意义。

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论坛已经举办了五届。来上海之前，我翻看了自2006年以来的博士论坛论文集，颇有感触。第一届博士论坛在外交学院举行，当时有11名博士生宣读了论文。这11名博士生来自全国不同的院校，如今几乎全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分活跃并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学者了。其后，无论是在南开大学、上海交大、云南大学，还是在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交流思想、砥砺学问、创新知识，一直是博士论坛的宗旨。在历届参加博士论坛的学生中间，不少人的名字在国关类核心期刊上也可以经常看到。今年，台湾的博士生第一次参加博士论坛，这会使两岸的学术交流更加密切。

我们衷心希望，两岸学者携起手来，推动我们国际关系学术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对学术研究的争议不少，有两种观点十分突出。一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又一次的西学东渐，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被介绍、被引进，这种情景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现在引进应该停止，因为已经到了中国创造的时候了。另外一种观点是，学习还远远没有终结，中国学术的道路还很长，应该更加努力地学习，直到学习成熟为止。

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首先，学习没有终结。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艰辛和与时俱进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应该认识到，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的国际关系教育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在学科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经历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我们的差距依然不小。许多时候，我们似乎距离高端仅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之遥是最艰巨的攀登。另外，国外的学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生产出新的知识。最近，卡赞斯坦主持世界政治与文明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系列，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知识增长点。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必须认真学习，因为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浮躁和自以为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是说不成好的。

但是，学习就只意味着接受和吸纳吗？决然不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在学习中创新永远都是学者的亲历。没有一个学者不是在天天学习，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是在天天思考问题、努力创新的。作为一个学者，是活到老、学到老；作为一个学科，它没有终老，因为它是一代代学者的学习过程和创造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既学习、又创新，既引进、又生产，既从别人的思想中受到启迪、又以自己的思想启迪别人。

学习和创新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永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动的。没有学习，何谈创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连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都是七零八落。通过学习，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没有创新，何为学习？学习如果只是为了怡情、只是为了博采，如果学习只是为了学习，那也就失去了学术的真实目的和学者的崇高情怀。

一届一届的博士论坛向大家表述一种学术信息：学习中的创新。从历届入选的论文来看，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批判性学习，或者说是启迪性学习。在文献梳理的部分，我们历数本学科、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不

正是向前人、他人学习吗？二是创新。在梳理文献的时候，更是要我注六经，是反思、是批判、是寻找创新的空间。在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既有批判，也有借鉴，更有独到之处。这就是优秀论文的基准线。

学术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它启动的学习过程、思辨过程、知识创新过程是无止境的。学术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各种营养，以开放的心态生产各种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更好的知识创新型成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致辞

沈
丁
立

刚才郭定平老师的幽默又让我见识了一下，在这个庄重的场合，谢谢幽默！我们是同事，他在日本研究中心工作，我在美国研究中心工作。我们其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和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工作做好。让国家能够像孩童一样，无忧无虑，风雨无阻，茁壮成长。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史大概有5000多年，我们的共和史是亚洲最长的，100年。相对于民族史，我们的共和史只有它的1/50，真的像孩童一样年轻。怎么让它无忧无虑，幸福成长，这是我和其他复旦老师共同的关切。我们自己身上的担子，就是我们有使命去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我们能实现，我们就共同去实现；我们目前要是实现不了，就要让一代又一代的后辈们去实现。

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给了复旦大学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共同合作组织这样的会议。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单位，群星璀璨，复旦只是其中一颗。在第五届、第六届博士论坛中就给复旦一次机会，复旦受宠若惊。非常感谢！我们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就像举办奥运会一样，很难得有一次机会，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所以我们要努力把它做好。

非常感谢李少军教授能够莅临！也非常感谢李滨教授能够莅临！这些教授都是历年参加点评的骨干教授。这次上海方面参加点评的学者，在座的还有叶江教授、潘忠岐教授、郭定平教授和石源华教

授等。石老师是我们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次我们的团队做了很多努力，若做的不好就是我的责任。

感谢察哈尔学会的柯老师！多年来你们对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使今天到会的学生有了更好的参会条件。学会不但对复旦，而且对整个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贡献学术论文的各个院校的同学很多。今天能坐在这里，我首先要恭喜你通过了匿名评审。我们研究院把所有的参会论文打印成了一本书，匿名评审。当然，根据一些论文的内容与风格还是可以判断论文大致来自何方。譬如，我指导的学生有些在研究防扩散，中国没有几个院校在研究防扩散，因此大致上不是复旦就是清华李彬老师的学生。但总体上无法匿名判断。因此，北京上海的多位教授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前15名同学。恭喜你们！

因此，你们是这一年竞争的佼佼者！但能否做到整个时代的佼佼者，还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这主要不是老师的责任，是你们自己的。人的天赋之差异很小，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后天努力。你是否有使命感，是否每天勤奋，是否每天能人为己、为了事业、为了民族在世界上去竞争，则是主要的。

除了15篇文章以外，还有一些文章也非常优秀。我们舍不得你们不来，所以找到赞助方把你们请来。虽然这些论文未进入前15篇论文，从而能在会议上点评，但是我们要邀请你们来观摩、讨论、学习，来交朋友，同样有机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叱咤风云的学者。今天复旦大学要给你们这个机会，谢谢你们能够接受。

亚青会长讲了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再来讲讲我们的时代。经过两百年曲折，我们从世界经济产出总量第一，在经过曲折后有可能再回到世界第一，非常有可能。这是产出总量。在人均产出方面，我们已丢失世界先进地位100多年，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争取更大的进步。如果我们有好的制度创新，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就算我们不创造规则，只是遵守规则，我们还是非常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现今的中美关系，不是过去苏联和美国相互诋毁对方制度合法性那样，非要推翻与自己制度不同的另一方不可。我不相信美国要推翻我们的改革进步，我也不相信我们试图去推翻美国的制度。美国在两个多世纪中崛起，迄今在世界上还是遥遥领先，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不多见，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我们也有机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我们有和平崛起的机会。只要崛起，就其定义而言，就有一个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再看意图，实力的消长已难以改变，若我们的意图就是消人家以长自己，他方恐不会愿意。只要想崛起，不管是否“和平”崛起，客观上对他国就会有影响——对其资源掌控力，对其思想传播力等，就会有制约。于是我们就会遇到“invisible trouble”。一方面我们有空前的和平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会遇到诸多“invisible trouble”。要摆脱这些麻烦，各位同学，我们就要发展新理论、新思想，现有理论恐无法提供充分的解释。

我们已经到了新中国建立60年的时候。对当代国家关系的实践，我们有了大量的案例和丰富的资料。我们必须在未来一二十年产生一些具有更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学术概括力的学术抽象。大家都是人，西方人能够创造学术，东方人一样能创造。借鉴但不拘泥，发展并守规矩。我们做老师的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做着一样的事情：共同让世界更安全，让中国更安全，让美国更安全，让世界各国各地区更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让两岸人民更安全，让中国台湾人民更安全，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如何做到让此岸人民更安全时，彼岸人民也安全？不要抱怨和指责，而要思考我们的责任。因为你的文章让你进入了这个会场，你就有些特殊。你把别人PK掉了，别人没了这个机会，你就要承担更多责任。写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章并能超过老师，走到世界前列，就是你未来一段时间的责任。

最后我要说，这次会议在复旦开，是给复旦机会，复旦学子有更好机会在自家门口认真学习。再次谢谢学会，谢谢亚青会长，谢谢各位点评老师，谢谢大家！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致辞

柯银斌

首先感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感谢各位老师，是你们给了察哈尔学会机会，我们才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十分感谢！

我有两个感想。第一，事情总是在变化的。几年前，我和各位同学一样，坐在下面听别人发言，今年我却坐到台上致辞。2011年1月5日，在昆明举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时，我们单位也是协办者。我在那里做了第一次致辞。第二，有些东西是永远得不到的。比如本人永远得不到博士学位。在座的都是博士导师和博士研究生，而我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我们的学会是什么，我想做一下简单介绍。据我考证，“察哈尔”是波斯语，含义是“近卫”、“护卫”、“在身边”。历史上，察哈尔是一个部落的名字，也是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托雷统领的军队的名字，是“近卫军”的意思。蒙古语有句谚语：“没有察哈尔，就建立不了军队，没有法律，就建立不了国家。”“察哈尔”从一个部队的概念，逐步演化成部落的概念，到中华民国时期，察哈尔成为一个省的名称。新中国成立之后，察哈尔省分别成为河北、内蒙、山西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的学会叫做察哈尔呢？因为我们学会注册的地点就是当年察哈尔省省会所在地，张家口市尚义县。

察哈尔学会的定位就是要做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思想库、智库。我们想怎么做，指导思想有十个字：1.前瞻性2.影响力3.合作共进。前瞻性是指我们学会将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前瞻性的思

想产品。通过思想产品的提供在国际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何实现这一点呢？我们认为合作共进是最好的办法，与官方机构合作，与学术机构合作，与企业合作，与媒体合作。合作共同进步是本学会基本的方针与策略。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时间很短。我们计划今后五年内主要做一件事，做中国公共外交的推动者。这一年多，我们学会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承办了《公共外交季刊》，这本杂志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我们学会承办，外交学院提供学术支持。这本杂志在公共外交领域比较有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贾庆林主席在工作报告中谈到人民政协在公共外交上做了什么事，提到了我们创办了《公共外交季刊》杂志。第二，2010年10月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第三，组建了由中外学者组成的公共外交研究团队，其中有十名高级研究员、十多名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几乎囊括了国内公共外交领域最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第四，编写了《公共外交概论》教材。主要想法是，用杂志推广公共外交理念，用教材普及公共外交知识。第五，出版了丛书《察哈尔公共外交》。现在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是赵可金的，一本是檀有志的。两本书的基础都是博士论文。第六，与很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如南方报业、凤凰网、中国网等媒体机构。主办、承办、协办了各种活动，只要与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相关的活动，我们学会都想参与。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事呢？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公共外交关系不大，但我们学会还是要参与，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在座各位博士研究生。我们认为年轻人很重要，所以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计划做一件各位博士生可能感兴趣的事，要给公共外交选题的博士论文提供资助。博士论文出版经费有问题，学会都愿意提供资助。所以在座的同学如果有想法，会后可以找我要名片，保持联系。谢谢大家！

目 录

- 学习与创新 秦亚青 / 4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致辞
沈丁立 / 7
-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致辞 柯银斌 / 10
- 俄属远东“黄祸论”——一个建构主义视角的解析 / 1
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2001—2010） / 26
比较中日政治文化“忠”的观念异同——当代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的新探索 / 44
规模与治理——以北极为例，浅谈国际公共事务的自主
治理 / 60
反思一体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 75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然”与“应然” / 91
日本环境 ODA 的战略发展探析 / 114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秦国的兴起 / 133
中国核不扩散政策和行为变化——一种规范合法性的解
读 / 149
人、国家与理论——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
角 / 166
内发的变革：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 / 184
什么是国际关系结构——基于现象学的考察 / 211
民国时期“先秦国际法”研究述评——兼论当代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 231
国际社会和天下体系：比较与思考 / 246

俄属远东“黄祸论” ——一个建构主义视角的解析

刘萧翔（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学系国际关系学博士生）

[摘要] 冷战后俄罗斯与中国国力此消彼长，使俄国对中国在远东地区人口扩张的“黄祸”疑惧复萌。中国百余年来饱经内忧外患，但无论在帝俄、苏联乃至当代的俄罗斯，我们却能发现此一“黄祸”阴霾如影随形地存在。显见俄属远东“黄祸论”绝非物质与利益的表层诠释即能释疑，而需要更深层蕴涵的身份剖析。

本文拟由建构主义视角解析致使“黄祸论”复萌的中俄关系与俄国内部互动，继而再反向理顺“黄祸”的建构，并就其未来发展试做推论。

[关键词] 建构主义 黄祸 俄属远东 分离主义 非法移民

一、前言

“中国对俄罗斯是否构成威胁？”该命题于冷战后两国国力此消彼长下又被炒热，亦极具争议。过去曾用以形容中国威胁的“黄祸”（Yellow Peril）因而再现，其中又以部分地区曾属中国领土的俄属远东（the Russian Far East），其所感受的压力为最。但令人费解的是：当代俄国“黄祸”恐惧却是在中俄关系于1992年至1996年间连上三阶的情况下被渲染而成。2001年，中俄关系已更上层楼为“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但蛰伏的两大关键变数却仍挥之不去。其一为物质变数——两国东段未定界问题，再者为观念变量数——“黄祸”：中国借由无形人口扩张，变相索回过往领土的疑惧。

若以理性主义（Rationalism）^① 观之，2004年后中俄东段未定界既已勘定，最为不利的负面物质变数即已消除，复以彼此边境贸易的高度互赖，双方自应友好和睦。但正值两国别开生面互办以对方为主题之“国家年”，俄国却启人疑窦地实施针对性极强且实质排华的新移民法，^② 一度挑动两国敏感神经，此已证实影响深远的观念变数——“黄祸”蛰伏仍旧并趁隙而动。新法令对远东地区的冲击与两国事后的极力淡化，问题本质已非理性主义强调的物质变数与因果解释即能探知。

“黄祸”恐惧并非客观自然事实，而系社会事实——观念，且为互动后的产物。社会事实系客观外在与主观内在的融合，自有其主观性，涵盖物质因素基础的观念因素因而成为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所（后简称远东民族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Peoples, IHAE）2009年的研究可知：远东地区俄人对其周遭东亚邻居的认知与彼此间的隔阂，自苏联（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解体后迄今仍无显著转变。^③ 分属不同种族的中俄两国人民，彼此若有隔阂不足为奇，况且两国历史情仇遗绪迄今仍余波荡漾，两相纠葛下让问题更形复杂。复以俄国内部的认知身份隔阂与政策错误，“黄祸”自然可能被有心人士操弄渲染。

身陷历史、领土纠葛且处于最前线的远东地区，当地近半数的俄人虽认为两国关系未来会更好，却同时又对中国人观感不佳。^④ 个人2009年于

① 本文对理性主义的定义以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分类标准为依据。参见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98, pp. 379-396.

② 2007年初，因新移民法禁止外国人士在俄罗斯境内从事零售买卖，故约十万名华商因而被迫大规模离境，其中又以俄属远东所受冲击为最，并连带引发商品匮乏、物价上涨的连锁效应，对当地民众生活冲击甚巨。参见“Масс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граждан Кита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Ф ‘крайне опасн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15 марта, 2006, <http://rian.ru/society/20060315/44336685.html>, 2010-02-05.

③ В. Ларин, Л.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1, 2009, с. 39.

④ Ларин, Ларина,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сс. 39, 44.